

夏光南著

元代雲南史地叢考

臺灣中華書局印行



夏光南著

元代雲南史地叢考

中華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臺一版



元代雲南史地叢考（全一冊）

基本叢書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夏光南

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劉克宸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

臺北市成都路一〇六號

臺灣中華書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

發行處

印刷者

發行者

著者

（臺總）甲書

No. 8171

臺參（中·美）

金序

從來治元史者，多重西北，西北地理之鉤稽，幾成元史學惟一無二之窠論；而不知此實治蒙兀兒史者之事也。卽元論，其西南之經營，蓋尤有重於西北。當世祖南征，實自吐蕃取雲南，扼巴蜀之背，得建瓴之勢，始然後沿江而下，南宋遂以不支。不明乎此，元人行軍之方略無由見。元人入主中國後，其在雲南之設施，尤大費周章——可革者革之；不能不因者因之。於是省政、王政、藩政、土官、樊然並列；舉元代治中國之政制，幾乎無一不備；蒙古色目屯田駐軍，雜居漢戶蠻蠻之間，民族之複雜，雲南尤儼然一元世之小中國焉。不明乎此，則元人治中國之方略無由見。雲南自蒙氏南詔自外中國後，文物制度，久不見於中國之史乘。元人得雲南，一切就蒙古語言諧音逐譯，如「哈喇章」、「察罕章」之類，令人不可復究詰。不有以博稽而參證之，抑非徒治元史者障翳橫生，卽雲南之爲雲南，亦幾成新闢之遐荒矣。會澤夏光南先生網羅中外典籍，勒成元代史地叢攷一書，取其人其地之名實紛歧者，一一參互而訂正之；取典章文物之易滋疑誤者，一一爬梳而釐析之；使此久沈晦僂之重要史料，一旦而昭若發蒙。治元史者於此非特更得一新窠論；卽元前元後之雲南史乘，亦藉以由斷續而始末貫穿，「疏通知遠」。

是書有焉。書成，夏先生嘗介友人賁序於余，余不學，何足以當此？因略書所見以還之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冬金華金兆梓

世祖平雲南碑(上)

[illegible]

世祖平雲南碑(下)

[illegible]

自序

是篇爲余兩年來考證元代雲南史地之叢錄，將以備遺忘，供參考，非敢云著述也。夫滇之開闢，始於戰國，其文化淵源中土。漢魏以降，如兩繫南詔大理之相繼建國，南中皆用夏變夷，臻於郅治，而代表印度文化之佛教，戰國時亦已經由緬甸傳達雲南，徙以中原人士，漠視邊徼，於是二千年中，開發西南之華族，皆被目爲蠻夷，其較有價值之史料，亦爲學者所誤解，所擯棄，而邊事亦遂不可問。自元起漠北，囊括歐亞，憲宗時，命太弟忽必烈南征大理，利其形勢險阨，軍民慄悍，以之攻滅南宋，緬越諸國，建一空前所未大之元帝國，於是雲南地位，益趨重要，然其民族分合，政治因革，都邑建置之跡，禮俗通塞之由，於廣漠燕雜之元史中求之，乃晦懷紛萌，莫得其要，識者憾焉。不佞學殖荒落，踟躕邊陲，得書困難，撫拾鈔撮，亦行其所好而已。凡吾所作，苟有一二，足以證明當日史蹟之本來面目，且以稍正國人對於邊疆錯誤之觀念，則區區勞作，爲不虛矣。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日 光南自述。

元代雲南史地叢考目錄

金序

自序

一	哈刺章與察罕章	一
二	元雲南省之地理	二
三	昆明縣與善闡城	三
四	蒙族回族之移滇	四
五	元代滇政之統系	五
六	元史滇官之列傳	五
七	兀良合台傳釋名	一〇七
八	元代滇之寸白軍	一二七

九 段氏之十一總管

二三五

十 元代滇宗教之盛

二三二

十一 元代滇事蠡測談

一四七

插圖

一 世祖平雲南碑二頁

八 昆明池 馬統寶傳

二 小巖碑一頁

九 元筇竹寺雄辯法師大寂塔

三 元雲南行省全圖

十 筇竹寺造像 押赤城附近之觀音山

四 元刻梵文石塔

十一 道教之龍泉觀 元僧玄鑑所建之華亭寺

五 元圓通寺造像 元善闡城舊址

十二 賽典赤所修之金汁河堤

六 大理國梵文寶幢 梵文波羅密多心經

十三 省西道觀太和宮 王禕吳王埋骨地

七 賽典赤瞻思丁墓 楊一清謁墓詩

十四 蓮峯坐化之盤龍寺 元過街塔遺蹟

元代雲南史地叢考

一 哈喇章與察罕章

「哈喇章察罕章」二名，始見於元史。

元史卷一二二元良合台傳載元兵既渡金沙江，分兵入白蠻察罕章（Ichaganjang），破其寨柵，進取龍首關，入大理，分兵取附都，善闡，攻烏蠻合刺章（Karniang）水城，又破羅部，擒大酋高外，進破押赤。

此蒙古之譯名，即唐宋以來之「東西兩蠻」也。

按蒙古語，稱白爲「察罕」，黑爲「哈喇」。如元史太祖紀汪古別名白達達，蒙語曰察罕塔塔兒（Chagan Tatar）。黑達達，蒙語曰哈喇塔塔兒（Khara Tatar），即驛名之白韃靼、黑韃靼也。又如黑契丹曰哈刺吉達歹（Khara Kitan），意亦同前。故近人伯希和、馮承鈞先生等，均以合刺章即東蠻烏蠻，元史之「章」，應爲蠻之譯名。察罕言白，即西蠻白蠻，願馬可波羅游記謂合刺章都押赤

夫爨。爨之命名，起於漢魏，隋唐之間，臻于極盛。蓋其始本一族之姓氏，終乃衍爲各部之公名。

唐書西爨自言本安邑人，爨龍顏碑爨系出「羊」，別氏爲「班」，漢末采邑於爨，因氏族焉。此言爨氏之得姓也。其移殖于滇，不知始於何時。攷常志，蜀漢初，有爨習者，以建甯大姓，雄於一方。及武侯平南，分兵配大姓焦雍、婁孟、毛李爲部曲，稱四姓五子。則爨氏之繁衍南中也，至少當在兩漢。晉末，中原大亂，政治勢力，不能及遠，爨氏遂自爲雄長於此邦。如爨松子、爨寶子等，俱襲太守。爨龍顏仕宋爲龍驤將軍，其他爨氏子弟族類之爲達官顯宦，綜軍民政者，大小爨碑碑陰所載，難以數計。梁時爨瓚竊據牂牁與古等郡，歲貢不入者數十年，於是始王南中。隋初爨衍遣使朝貢，命韋世充戍之，旣而復叛，命史萬歲往討，自蜻蛉川至西洱河，破其三十餘部，行千餘里，旣入朝謝罪，爲文帝所殺，沒其子宏達爲奴。唐高祖縱宏達還，爲昆州刺史，多置州以資羈縻，然政柄仍操自爨氏也。至爨分東、西，當始於晉。晉書地理志：永嘉二年（西紀三〇八年）以益州地廣，合四郡（即蜀漢之建寧、永昌四郡）爲甯州，分建甯以西，建伶、連然、穀昌、雙柏等七縣爲晉甯郡。沈約《宋書》所載約同。建甯一郡，當今之曲靖、陸涼、平夷等屬。晉甯一郡，當今之昆明、呈貢、晉甯、昆陽等屬。

以地理言，建甯在東，晉甯在西。爲兩蠻首郡。故宋書州郡志甯州領郡十五，而建甯晉甯居首。蠻書晉甯州漢滇池故地也，在拓東城南八十里，幅員數百里，西蠻王墓累累相望，石城州，宋縣故地也。貞觀中爲郎州。開元初，改爲南甯州。蓋蜀漢分南中爲四郡，味縣卽建甯郡首縣，在今曲靖境內。舊唐書地理志郎州有同樂縣，今大小蠻碑均出於此。又碑言，宋元嘉九年，州土擾亂，東西二境，凶豎猖暴，蠻龍顏以五千精銳肅清之。則東西蠻之分，晉末已肇其端矣。蠻書在石城昆州晉甯曲甓（今馬龍）喻獻（漢俞元縣，今潞江境。）安甯距龍和城，謂之西蠻。白蠻在曲靖州彌鹿州（今廣西彌勒等屬）升麻州（今尋甸境）南至步頭（蠻書稱在通海城南十四日程，此當係蒙自江外之蠻耗）謂之東蠻。烏蠻又曰其人稱蠻，從其古長之姓。考此諸書，則所謂蠻者，漢魏間尙爲一族之姓氏，迨隋唐則已漸蛻變爲部落之名號。其領域西蠻當昔雲南曲靖潞江三府之大半，而東蠻則曲靖潞江外，又兼有東川開化廣西臨安楚雄廣南武定元江等府。及滇黔桂三邊之一部，幅員大西蠻數倍，所謂三十七部蠻者，皆統於其下。要之兩蠻疆域，唐以前極遠，當以元江爲界，而未嘗及於迤西。

蓋兩蠻者，戰國以迄唐初，漢族移殖滇南文化最高之一集團。固漢化之一王國也。

按莊蹻開滇夜郎受範以來，南中始有漢族之足跡。見於史記者，迤東之滇黔間，有滇國夜郎勞深靡莫，迤南通河臨安間，有叆町迤西鶴麗大理境，有昆明。此諸國者，爲我國迄漢初數百年間漢族經營南中，與諸蠻血統混今，文化貫注之一組織，故晉人常璩曰：自夜郎滇國以西，分侯支黨，傳國數十，大抵皆莊蹻苗裔。滇考：蹻既定滇池，使部將小卜，引兵收復滇西諸蠻。古滇說蹻晚年信佛，不忍殺生，遷居白崖鶴拓浪穹，衆推其後仁果爲王。王滇蓋漢之昆明爲「白國」後裔，卽其一支也。迨晉以後，兩爨崛起，衡以南中形勢，東爨所統，悉漢夜郎叆町及勞深靡莫地。西爨所統，則爲滇國故地。而昆明之境，高山深谷，隨畜以居，則唐白水西洱永昌於外，諸蠻宅窟之所，要皆形同魯衛之漢化諸小國，混合滇省東西兩迤之獠獠夷者也。夫惟漢族苗裔，故其文化，特異諸蠻。爨世家曰：兩爨碑均出同樂，小爨不署作者，大爨則爨道慶作，文體書法，漢魏正傳，體製古茂。非唐宋人所及。康南海先生亦言：大爨碑如古帝王端冕垂旒，爲海內神品。然則當日雲南文化，殆已超絕中夏，非邊鄙蠻夷之比可知。蓋自文翁化蜀，武陽傳經以還，滇人士如張叔盛覽孟孝孺等，均受業博士，淹貫經術。尹珍從學許慎，應奉亦還鄉教授，平夷傅寶，夜郎尹貢，並有德名。蜀漢時南中有耆老，善言議，好譬喻物，謂之夷經，雖學者亦半引之。漢則平樂大姓朱雷等，皆有部曲，其民好學爲甯州冠冕。

如龍傳升革，及駒町王承之抗王莽，雍閩之答李嚴，孟獲、李恢、呂凱之傾心武侯，下逮晉之毛詵、李及及裴氏父子兄弟等，雖賢奸各異，要皆南中傑出人才。其文學優美，功業卓越，載諸華陽國志諸書者，雖中原人士，有愧色焉。觀大鑿碑所紀，武昌巴郡僱門之人亦仕于此。以經學論，賈子、宮子、敬仲，循得其精。龍顏、綱繆六經，道融德重。以地理論，則延袤二千里，種族三十餘部，本俗刀耕火種，邑落相望，牛馬被野，富與蜀埒。要之自漢、魏、南北朝以來，以雲、貴、高原論，固泱泱乎南中漢化之一大國也。東鑿爲山居畜牧之族，文化雖較遜於西鑿，然喜鬥輕死，武力充實。唐以後，嘗并爲政治運動之中樞。段思平借兵東方，黑鑿三十七部，鑿以成霸業，此一證也。至兩鑿外，其文化程度約與西鑿相埒，而分駐滇西者，惟「西洱河蠻」耳。

唐以蠻族卑視兩鑿，利其土地，築城以通安南，而煽其內亂。於是兩鑿雖弱，滇東之地，盡入於烏蠻所建南詔國之囊橐，而唐之西南邊徼，數百年間，遂陷於烽煙不靖之局矣。

考蠻書六詔既并，滇東尙爲兩鑿。所據裴宏達死，以鑿歸王爲南甯州都督，居石城，襲殺東鑿首領蓋聘父子，有兩鑿大鬼主（此當類今日猓之巫師畢摩）崇道者，與弟日進日用居安甯城左，開章仇、益瓊開步頭，築安甯城（蓋安甯有五鹽井，人得煮鹽自給。元宗命特進何履光以安

南兵定南詔境，取安甯及井，至是又築城。賦役繁重，羣蠻振騷，共殺築城使者。元宗命蒙歸義討之，師次波州，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，泥首謝罪。會唐侍御史李宓欲乘此滅東蠻，檄崇道殺日進及歸王，諸蠻驚恐，歸義以聞，請於朝，以歸王子守隅爲南甯州都督，以女妻之。又以女妻崇道子輔朝，然二蠻猶相攻不息。歸王妻阿吒烏蠻女也，走訴歸義，爲興師營昆州，遂虜其族，殺輔朝，取其女，崇道亦爲其族所殺，諸蠻稍離弱。及閣羅鳳立，召守隅並妻歸，河賧不通中國，阿吒自主其部落，歲入貢，恩賞蕃厚。蓋自是南詔益強，雲南迤東之地，浸入版圖。正史之上，無復有蠻氏王侯赫赫之跡，而僅留其部落之名號而已。

蠻書：閣羅鳳自得志於東，命鳳伽異築拓東城，遣昆州城使楊牟利以兵脅徙西蠻戶二十餘萬於永昌，東蠻以言語不通多散，依林谷得不徙。自曲靖州石城升麻，昆州南北至龍和，皆殘於兵，日進等子孫居永昌城，烏蠻種復振，徙居西蠻故地，蓋自是蠻始渡瀾滄江而西。

考南詔徙民，如徙西蠻於永昌，徙西洱河蠻於拓東，皆同一意義，即兩部均爲漢化之白蠻也。白蠻之分駐於迤西，雖係兩漢以來之史蹟，然所謂蠻者，尙限於元江流域以東。天寶後，（約當西紀七五〇年）西蠻遷流於永昌，於是大理、永昌之境，皆白蠻所居。滇東之兩蠻故地，烏蠻之勢大張，而

西洱河蠻及袁人等部，反得移於昆明首府之地。

夫南詔系出烏蠻，鞭苔漢化之諸國遺民，東西奔馳，遠離巢穴，如逐鹿豕，以謂西蠻既遷，控制宇下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可立。乃會幾何時，變生肘腋，「白蠻」大姓之鄭趙楊段諸氏，相繼篡立，有如傳舍。且南詔一切制度，皆賴降人爲之經理，則所謂烏蠻之數百年霸業者，殆亦優孟衣冠而已。及元世祖忽必烈下大理，分兵善闡，猶以「察罕章哈喇章」分概滇東西，至雲南行省既立，設路府州縣以資統轄，而兩蠻之名詞，猶不絕於歷史，亦盛矣哉。

滇載記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有三世（西紀六二九至九〇〇年）立三百十年，於昭宗光化二年，爲鄭買嗣所篡，改國號曰大長和，三傳爲東川節度使楊干真所殺，立清平官趙善政，改國號曰大天興，立十月，干真又奪之，改國號曰大義寧，貪虐無道，通海節度使段思平，與師問罪，立僅二年，而段氏興焉。夫鄭買嗣本唐鄭回之後，世爲蒙氏清平官。思平氏出武威，楊干真、趙善政等，皆中國漢族苗裔，則白蠻諸姓於五代時復盛於南中也可知。史稱段思平借兵東方黑蠻松巒三十部蠻，逐干真得國。「松巒」不見於前史，意者殆南詔所遷於拓東之西洱河蠻松外蠻耶，果爾則白蠻之後，唐以後，亦未嘗失意於滇東，然此固不能襲以「白蠻」之名，以白蠻早移於永昌也。

按段氏建國大理，爲後晉天福二年，至元憲宗三年，元世祖虜興智滅其國。（西紀九三七至一二五三年）二十二主，歷三百一十六年。其國都大理陪都善闡，一仍前代之舊。元平、大理，舉金、滇而郡縣之，則所謂「黑蠻白蠻」等籠統混淆之部名，應摧陷而廓清之矣。乃攷之事實，南蠻三十七部之名，猶不時稱舉，蓋相循既久，未易除也。元史本紀至元十七年以「哈喇章」軍一萬討伐羅氏鬼國。十八年，益雲南軍征「合喇章」。二十一年，以雲南城內洪城併「察罕章」，隸皇太子。十二年，罷「合喇章」，「金齒」二官撫司爲一，治永昌。遣雪的斤領畏吾兒戶一千戌「合喇章」，置「合喇章」四川建都等驛。罷合喇章打金規運所。勅合喇章酋長之子入質京師。滅合喇章完官。二十三年，諭皇子也先帖木兒調「合喇章」兵二千，從征交趾。諭納連刺丁分「合喇章」蒙古軍人征緬。二十五年，雲南行省言金沙江、西通安等五城，宜依舊隸「察罕章」，宜撫司。至順初，諸王禿堅之亂，鎮西武靖王撈思班言：「蒙古軍及「哈喇章」種人叛者，不能必其不反側。此所謂「合喇章」云者，蓋指滇東黑蠻松蠻等三十七部言。以其形勢重要，物產豐饒，當滇池附近數千里之原野，故置驛屯戍，視爲中心，而察罕章、席白蠻二千年霸業雄圖，於元人武力征服之下，其酋段氏猶領袖羣蠻，值中原多故之秋，世襲總管與元宗室梁王對峙者百年，及有明勃興，始